

听读写记 请大师娓娓道来  
学做问想 由历史细细说去

杜甫

李白

白居易

柳宗元

苏轼

# 中国大文豪

韩愈

王安石

屈原

韩愈

欧阳修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# 中国十大文豪

主编：童一秋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姜 越

封面设计：永铭记文化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十大文豪/董一秋编.—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3，4

ISBN 7-80626-872-3

I.中... II.董... III.作家—列传—中国

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 019774 号

## 中国十大文豪

---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 | 吉林文史出版社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）       |
| 印刷 |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            |
| 开本 |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|
| 印张 | 93.875                |
| 字数 | 1900 千字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| 2004 年 2 月第 2 版       |

---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号 | ISBN 7-80626-872-3 |
| 定价 | 268.00 元（全十册）      |

# 导 言

韩愈(768—824),字退之,郡望为昌黎,故自称韩昌黎。南阳人(今河南沁阳),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。以礼部尚书致仕,死后谥“文”,世称韩文公。传见《旧唐书》卷一六〇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六之《韩愈列传》。

韩愈出身于世宦之家。父韩仲卿曾为武昌令,以美政和文章出名。生三子,长子韩会,官至起居舍人,以道德文学著称。韩愈为小,生三岁,父死,养于韩会之家。十岁,韩会因事贬为韶州刺史,韩愈随兄而去,不久兄死。又随嫂北归河阳韩氏别居。嫂郑氏对韩愈情若所生,辛勤培养,诲化淳淳,及嫂去世,韩愈服墓而加隆(唐代嫂叔服小功五月即可),以报嫂养育之恩。韩愈自幼而孤,刻苦学儒,七岁言出成文,稍长,尽通六经百家之学。二十四岁(792)登进士第,随独孤及、梁肃学习古文,投文于公卿间,颇得赏识,从而知名。二十八岁(796)始入仕途。此后十年间,升降不定。曾四为博士,心中不满,作《进学解》以自喻。三十九岁(807)因随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尚书。四十一岁(819)时,当宪宗迎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的释迦佛骨一指入大内时,韩愈奏疏曰:“自佛法入中国,帝王事之,寿不能长,梁武帝事之最谨而国大乱,请烧弃佛骨!”宪宗发怒而贬韩愈为潮州刺史,以往大官谪为州县之长,往往不经心治理,而韩愈却如资迂,逐鳄鱼,保民产,潮人以“文公帕”纪念他。穆宗即位后,升国子祭酒,鼓励众生讲学,众生喜曰:“韩公来为祭酒,国子监不寂寞矣。”四十三岁(821)因独自和平解决镇州叛乱而荣升吏部侍郎、京兆尹,威震六军。人皆私相告曰:“是尚欲烧佛骨者,安可奸!”824年,这位丰肥寡髯而喜睡之博学

家因病卒于靖安里第，终年五十七岁。著作有《昌黎先生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《昌黎先生遗文》一卷，《论语解》一卷。



韩愈肖像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导言 .....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韩愈肖像 .....            | (3)   |
| 韩愈传 .....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一、出生钟鸣鼎食之家 .....      | (3)   |
| 二、年少刻苦好学 .....        | (6)   |
| 三、求仕登第 .....          | (8)   |
| 四、受挫半生 .....          | (12)  |
| 五、出任朝廷命官 .....        | (18)  |
| 六、京师任职 .....          | (25)  |
| 七、晚年生活 .....          | (33)  |
| 八、韩愈与柳宗元、孟郊、白居易 ..... | (35)  |
| 韩愈作品选 .....           | (51)  |
| 一、赋 .....             | (53)  |
| 二、古诗 .....            | (56)  |
| 三、联句 .....            | (100) |
| 四、律诗 .....            | (109) |
| 五、杂著 .....            | (134) |
| 六、序 .....             | (167) |
| 七、祭文 .....            | (182) |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八、碑铭 .....  | (193) |
| 九、杂文 .....  | (225) |
| 十、表状 .....  | (228) |
| 十一、外集 ..... | (247) |
| 十二、遗文 ..... | (277) |

# 韩愈传



## 一、出生钟鸣鼎食之家

韩愈，字退之，是我国中唐时代杰出的古文家、诗人、哲学家。

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(768)，上距李白之死六年，下距杜甫之死三年、柳宗元之生五年。从他出生到穆宗长庆四年(824)去世的五十七年中，经历了代宗、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五朝。这时，唐代社会经过“安史之乱”的十年浩劫，为旧时史家称道的“唐代盛世”，已经一去不返。贞元、元和时期，虽号称“太平”、“中兴”，社会经济稍有恢复，但社会并不安定。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藩镇，依然抗拒中央政令，大搞分裂活动。后来宪宗虽采取分化和征讨兼施的政策，使藩镇在表面上归顺中央，但他们拥有财赋和重兵的情况，并没有根本性改变。朝中宦官，更是飞扬跋扈，他们不仅拥有常备武装，而且握有实际的政治权柄，甚至连皇帝的废立、大臣的进退，也得由他们来决定。佛教和道教，在这个时期中也非常盛行。大地主和佛道寺院兼并土地，侵吞税户，“国赋散于权门，王税不入天府”(《旧唐书·韦皋传》)，“十分天下之财，而佛有七八”(《旧唐书·辛替否传》)，人民困苦不堪。唐代的科举制度，虽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，但取士之法，“必举于州县，然后升于礼部、吏部，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，考之以声势之逆顺、章句之短长，中其式者，然后得从下士之列。虽有化俗之方，安边之画，不繇是而稍进，万不有一得焉”(韩愈《上宰相书》)。而某些掌握朝政的门阀势力，仍坚持朝廷显官须由公卿子弟为之，因而想通过科举词采进身的知识分子，往往遭到排斥和压抑，或沉沦下僚，或终身埋没，郁郁不能得志。这样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，对韩愈的生活道路、思想、创作，是有巨大的影响的。

韩愈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、世代簪缨之家。他的七世祖韩耆，后魏时任常山太守，封武安成侯。六世祖韩茂，以武功显赫，曾任尚书令，封安定桓王。五世祖韩均袭爵，任定州刺史、金部尚书，封安定康公。高祖韩昶，任唐朝银青光禄大夫、雅州都督。曾祖韩泰任曹州司马。祖父韩睿素任朝散大夫、桂州都督府长史。父亲韩仲卿，历任武昌令、鄱阳令、秘书郎，赠尚书左仆射。长兄韩会，曾任起居舍人，次兄韩介，曾任率府参军。封王拜侯，自然是朝廷显宦，刺史、县令也算得上地方要员，至于司马、长史、起居舍人、率府参军之类，则是仰人鼻息的佐贰官，品阶已经很低了。尽管韩家已经式微，官越做越小，但毕竟祖孙八代都是官宦，不是白衣，一般人家是很少有此辉煌历史的。

韩愈的父亲仲卿昆仲4人，仲卿居长，以下依次是少卿、云卿、绅卿。仲卿兄弟卓犖不群，都曾居官，皆有惠政。仲卿的父亲睿素所任的桂州都督府长史，在当时是执掌一方兵权的要员，仲卿只当过武昌、鄱阳县令一类的低级官员，没有父亲显赫。位卑未敢忘忧国。仲卿是从县尉调任武昌县令的，县尉是县令的属官，职掌是分判众务，催征租赋，仲卿任此职时，空有满腹经纶，却无处施展抱负，只能徒呼负负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干得很认真，上司很欣赏他的才干，不久便从潞州铜鞮尉调补武昌县令，算是升了官。

仲卿的弟弟少卿，曾当过一任当涂县丞。县丞也是县令的属官，是个不入流的芥微小官。尽管位卑职微，少卿却狷介耿直、办事认真，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一致赞誉，李白用“感慨重诺，死于节义”8个字来概括他的为人。

云卿曾任礼部侍郎，在肃宗、代宗朝是文章官，也是一位斫轮好手。

绅卿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，韩愈说他这位叔父“文而能官”，既能写文章，又深谙为官之道，是很难得的人才。

韩愈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不可能不受父祖辈的熏陶与影响。

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。父亲自不必说,叔父云卿的文章也名噪一时。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刘展之乱于淮南,云卿写了《平淮碑》,又写成《丞相赠太子太师崔圆庙碑铭》,汪洋恣肆,议论风生,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。大诗人李白说:“云卿文章冠世。”李白生性耿直,从不媚世趋时,这个评价当是发自肺腑之言。另一个叫李翱的人则称赞云卿“其文章出于时,而官不甚高。”意思是说云卿学问甚大,而官职却太小。韩愈对这位叔父更是推崇备至,说叔父的文章在代宗大历年间独步一时,天下之人凡打算立碑纪念其祖先嘉言懿行,以便垂名后世者,莫不顶礼膜拜于云卿之门,一时洛阳纸贵。

韩愈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,耳濡目染,尽与写文章有关,他后来成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古文运动倡导者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韩愈既生于仕宦之家,他的童年应该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。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大历五年(770),韩愈刚刚3岁,他的父亲仲卿突然撒手而去,这对韩家是不小的打击。因此,他只好跟随长兄韩会回河阳故里,赖兄嫂抚养。七岁,韩愈又随兄居京师,开始刻苦读书。十二岁,韩会因党附元载之嫌,被贬为韶州(今广东曲江)刺史,他随兄嫂同抵贬所。未几,会病卒,又随寡嫂郑氏北归河阳。时值中原战乱,遂南下宣城,靠祖传薄产维持生活。这些经历,说明韩愈早年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。但正是这些颠沛流离的孤苦遭遇,激发了他刻苦好学、关心现实和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。

## 二、年少刻苦好学

韩愈出生在簪缨世家,虽然到韩愈时已经式微了,但是勤奋读书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。他的父兄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,在困顿落魄之中也不废攻读,不能不给韩愈带来深刻影响,加上他天资聪颖,过目成诵,7岁开始读书,又笃志嗜学,成绩便不同凡响,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。不少文章都说,7岁的韩愈写起文章来,能够别出机杼,自成一格。之所以如此,与他所处的环境大有关系。他虽出身官宦之家。但此时已经式微,父母早亡,孤苦无靠,只得依哥嫂读书。穷困的生活促使他宵衣旰食,奋发淬砺,篝灯展卷,日以继夜,加上他又博闻强记,触类旁通,因此,年龄稍长,便能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学。时人的记载可能有溢美的成分,但是韩愈既聪颖又勤奋,成为一代宗师,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韩愈自己也说:“读书著文,自七岁至今。”又说自己“口不绝于六艺之文,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,记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,细大不捐,焚膏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。”成如容易却艰辛。韩愈后来有那么大的成就,是和他年青时刻苦读书分不开的。

韩愈虽然7岁时就开始读书,但萍踪浪迹,迁徙不定,学业只能时辍时续。在长安的3年中,是韩会42年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日子,以文会友,政务丛脞,未必顾得上辅导胞弟韩愈读书。以后贬谪韶州,人地生疏,心情悒郁,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便殁于任上,韩愈也不会学到很多东西。从韶州回到河阳,席不暇暖,便又逃难宣城,干戈纷扰之中恐怕也是读不成书的。韩愈真正有机会坐下来钻研经史,当是在避难宣城时期。

韩愈在到宣城时曾师事讨窦牟。窦牟弟兄4人,其中3人因

善于辞赋而进士及第,这3人是窦牟与其兄窦常、弟弟窦玠。一门三进士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,在士林中传为佳话,因此,韩愈慕名前往谒见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韩愈是在宣城后不久认识窦牟的,当在15岁左右,时为建中三年(782)。窦牟歿于长庆二年(822),终年74岁,建中三年为33岁。韩愈说的“实自童蒙”,大概就指15岁时。窦牟循循善诱,使韩愈如沐春风,便有了荀子所说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”的感觉。他对窦牟甚为崇敬,自视为刚刚破壳而出,须要哺食的“雏鷇”,而窦牟则是翱翔蓝天的飞鸿。40年之后,韩愈回忆受业情景,仍历历在目,恍如梦中,可见他对老师有多么深厚的感情!

韩愈自己说,他是个布衣之士,7岁时便开始读书,13岁上便能写文章了。古代有不少大手笔,但13岁便能写文章的还不多见,韩愈能做到这一点,自然不同凡响。不过就他的阅历和根基来看,13岁时写出的东西怕是很浅薄的。他的集子里没有注明哪篇是他早年的作品,可能已经散佚了。他又说,我十六七岁时,对世事知之不多。十六七岁时还懵懵懂懂,虽读圣人之书,却弄不清其中的底蕴,以为凡是出仕做官的人,都有救焚拯溺,民胞物与的情怀,完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,他把当时的社会想象得过于好看了。就凭这一点,也可证明他在13岁时写不出其真知灼见的文章来。

宋人王十朋说,韩愈的《感二鸟赋》乃是少年时所作,因学识不够,故有“余生命之湮陋,曾二鸟之不如”之叹。但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,该文写于贞元十一年(795)五月戊辰,当时韩愈是28岁,将要进入壮年时期,已经不是少年了。

### 三、求仕登第

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先读书而后步入仕途，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。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悬梁刺股，囊萤映雪，凿壁偷光，给后人留下一段段佳话。当然，权贵之家的子弟自有做官的终南捷径，用不着受那么多酸辛和苦楚，一般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这种机遇的。韩愈在宣城度过了5年的读书生活，他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忽忘身之不肖兮，谓青紫其可拾。”“不肖”是自谦之词，“青紫其可拾”是说摘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。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就说：“士病不明经术，经术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”韩愈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了，他哪里知道通往仕途的路上荆天棘地，有许多坎坷呢？

贞元二年(786)，19岁的韩愈离开宣城，只身向京城长安进发，以实现他取青紫如拾芥的夙愿。京师乃天子所居之地，人烟辐辏。韩愈要在这里猎取功名富贵，必须先有个安身之地，他马上想起了当时任殿中侍御史·的族兄韩弇。韩弇是韩愈的叔父云卿之子，关系当然非寻常人可比，韩愈投奔他，也是很自然的。

可惜，韩愈风尘仆仆赶到京城时，韩弇却去了河中(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)，弟兄两人失之交臂，未能见面。

韩愈单人独骑来到长安，这里米珠薪桂，居大不易。他举目无亲，看到那些权豪富贵之家轻裘肥马，仆从如云，自己却困顿风尘，三餐不继，顿时产生了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的凄凉之感。

长安有人口百万之众，但没有一家是韩愈的亲朋故旧，没有一个人对他施以援手，脱他于困厄之中。韩愈并不喜欢寡居独处，但是那些达官显宦无人肯与他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结交，他只能徒

叹奈何。不过,韩愈并不悲观沮丧,怨天尤人,他坚信只要努力读书,终究会有否极泰来的日子:

出门各有道,我道方未夷。  
且于此中息,天命不吾欺。

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,有的一帆风顺,有的处处受阻,有的先苦后甜。韩愈猜测自己的道路是目前尚不平坦,但冥冥之中的天帝是不会欺骗读书人的。

要在京师读书,首要的前提是衣食无忧,而韩愈阮囊羞涩,饥肠辘辘,自然无法继续读下去。好在当时的北平王马燧是其堂兄韩弇旧友,于是,百无聊赖之中,他忽然萌生奇想,何不去求北平王马燧帮忙?说不定马燧会产生恻隐之心,助自己一臂之力,即使不成功,也不会有什么祸患,至多是招来一顿羞辱罢了。想到这里,韩愈顿时信心百倍,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。但如何才能见到马燧呢?登门求见?恐怕侯门似海,马燧未必能降尊纡贵,亲自接见,最稳妥的办法是在马燧出朝时拦住马头,向他诉说自己的境遇。当然,这个办法并非善策,但是事到如今,成败利钝,在此一举,别无计策可施了。

说干就干,韩愈从此留心马燧的行踪,终于有一天在大街上拦住了他的坐骑。

一提起韩弇的名字,马燧心里便有了好感。他与韩弇原是故旧之交。韩弇为国捐躯,功在社稷,朝廷应该有抚恤才是。如今他的族弟千里奔波,寻找亲人,却落得困顿风尘,飘零无依,自己应该收留他。想到这里,马燧略一沉吟,便问韩愈:“你可读过书吗?”

韩愈偷眼看看马燧,见他并无反感,便接说:“小人虽说不上学富五年,才高八斗,但圣贤之书读了一些,只是未应过科举而已。”

马燧捋髯微笑:“你既有如此才学,何不跟老夫回府,教犬子读